



曲曲菜, 追寻乡野之味

□ 巩本勇

我的故乡马踏湖, 坐落于鲁中山区与鲁北平原的交会处, 无论是湖泊的苇地, 还是台田的麦地, 都有一种独特的野菜, 名为曲曲菜。它的学名叫做“苣荬菜”, 叶片比苦菜更厚实, 花朵比蒲公英更小巧。每当我回到故乡, 母亲总会为我准备一盘新鲜的曲曲菜, 蘸着蒜末享用。尽管已习惯于鸡肉鸡蛋的滋味, 但我对曲曲菜的喜爱依然如初。

曲曲菜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那苦涩的味道, 仿佛与人们常吃的苦瓜有异曲同工之妙。俗话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尽管味道苦涩, 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品尝着它, 更何况曲曲菜本身还具有药用价值。

它的生长环境颇为特殊, 只在盐碱土地上茁壮成长, 常常形成一片片繁茂的景象。它的叶子长长的、窄窄的, 边缘还有锯齿状的齿牙, 看上去挺特别的。曲曲菜呈放射状, 层层叠叠, 而根部则是洁白无瑕, 笔直地扎根于地下。每年的三月至六月, 无论是在河沟边、麦地里还是苇地里, 都可以轻易地采摘到它。

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故事, 与曲曲菜息息相关。相传在遥远的古代, 有一位太子在逃亡过程中, 穿越了一片荒芜之地。他饥肠辘辘, 疲惫不堪,

正当绝望之际, 发现了一片野菜。那些野菜长着锯齿般的叶片, 中间是暗红色的脉络, 一棵挨着一棵, 一丛连着一丛。他迫不及待地采摘了一把塞入口中, 顿时一股清甜的味道弥漫开来。他激动不已, 觉得这是他从未尝过的美味。于是,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个肚儿圆, 浑身也重新充满了力量。后来, 这位太子登基称帝, 却忘记了那种救过他命的野菜。十年后, 当他的銮驾再次经过那片土地时, 他看到了那种野菜, 急忙命人呈上来。然而, 当他品尝时, 却发现满口都是苦涩的味道, 与当年的美味截然不同。他询问当地的官员原因, 官员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那种野菜以前确实是甜的, 但不知为何后来变得苦涩了。那位皇帝感叹不已: “它心中有曲啊! 以后就叫它曲曲菜吧!” 这便是曲曲菜得名的由来。

马踏湖区水量充沛, 使得这里的曲曲菜长得格外新鲜水灵。生吃蘸酱时几乎感觉不到苦味, 而下锅做粥时则能增添多种维生素。在困难时期, 曲曲菜曾帮助人们渡过灾荒, 充饥解渴。如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鱼大肉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为了寻求口味的变化, 人们纷纷挖掘曲曲菜来品尝。

马踏湖有着两万多亩的芦

苇荡, 芦苇在春天发芽, 立冬前后收割。虽然管护芦苇不像侍弄庄稼那样繁琐, 但也需要施肥浇水, 只是不需要像庄稼那样精细管理。湖区人称这种管理为薅苇子。薅苇子的日子大多是在水草长势旺盛的夏季, 因此人们在苇地拔草的同时, 也会顺便采摘一些苇地里的曲曲菜来食用。苇地里的曲曲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由于芦苇茂密遮盖, 使得它显得格外鲜嫩; 二是借助水肥充足的地力, 它能长到一米多高, 这在其它地方是很少见的。

初春时节, 曲曲菜萌生的嫩芽又被称作曲曲芽, 这在城里的宾馆饭店里可是上等的美味佳肴。集市上也开始销售曲曲菜, 春天刚挖来的嫩曲曲菜每斤能卖到十元左右。说起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 曲曲菜虽然苦味甚烈, 但吃到嘴里却能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那苦味过后, 舌尖还能爬上一层甜丝丝的感觉, 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虽然我现在生活在县城里, 但每当馋瘾发作时, 我也会从县城的地摊上买一小捆曲曲菜回家解馋。闲暇之余, 母亲也会在老家院子的空地里种上



一小块菜地, 虽然说是菜地, 但种的几乎全是曲曲菜。每当母亲进城时, 她带给我的东西总是小饼、小葱和曲曲菜。

每年六月之后, 曲曲菜开始抽拔出主干, 向上笔直延伸。最终, 在顶端蓄出圆圆的花骨朵, 开出一朵朵金黄的小花, 形如菊花, 引得蜜蜂蝴蝶纷纷前来。这时的曲曲菜已不能再食用了, 但将其入药却是一种宝贵的药材。它与中药败酱草同属一族, 性能相近, 具有清热败火的神奇功效。等花儿谢了, 就会结出那种细细长长的种子, 风一吹, 就会随风飘散, 好像在告诉我们: “嘿, 看, 我也能飞!”

曲曲菜不仅是我故乡的一种野菜, 更是陪伴我成长的一种情感寄托。因为在这里, 我品尝到了生活的苦涩与甜蜜, 也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恩赐和生命的尊严。

暮春绿韵

□ 张修东

春天的到来, 像极了那个呱呱坠地的孩子, 满眼好奇, 处处陌生。

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叫做春天的孩子, 它摧枯拉朽, 一往无前。正如作家史铁生所言: “春天, 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 那是幼小的灵魂被强大的躯体所胁迫的时节, 是简陋的灵魂被豪华的躯体所蒙蔽的时节, 是沙哑的灵魂被喧腾的躯体所埋没

的时节。”

万物滋荣就在眼前, 河边的嫩柳、田地里的野菜,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聊足了劲儿, 互相鼓励着, 露出鲜嫩的芽儿, 一发不可收地舒展身体, 在黄土地上展现出绿韵, 大地的颜色丰富起来。我和妻子挎起竹篮, 手握小铲寻觅, 一步一停, 几步一弯腰。荠菜们默不作声, 有意无意地和我俩捉起迷藏,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我们犀利的眼神。

村头的柳树, 最喜欢仲春。春风摇曳, 借势泛绿, 青青的枝头长出叶的萌芽。不远处的田野上, 一个个鸟窝是麦田的守望者, 窝里传出了动听的语言, 小鸟叽叽喳喳, 在探视春天。抬眼望远山, 单调和寂寥被春风撵走, 绿韵无限蔓延, 整个世界扬起生机之帆。

相比其他三个季节, 有人形容“春脖子”短得可怜。暮春时节, 嫩柳不再鹅黄, 已完全变绿, 春风一来, 它精神

抖擞, 无休止地画着微弯的S线, 翩翩起舞。河边的柳树最有韵味, 柳枝拍打着水面, 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万物充盈着生机, 性情中人, 谁不怜惜短暂的春日呢? 梨花白桃花红可以作证, 在小道上奔跑的幼童可以作证, 轻装上阵的老者轻快的脚步可以作证……

花落之后嫩叶初上, 新一轮生命接力启动, 没有一丝遗憾, 有的只是绿叶荡漾。

行者路自通

□ 程应峰

有谚语云: “山不碍路, 路自通山”, 意思是说, 山再深, 也阻挡不了人们前行的脚步; 岭再高, 也少不了盘山而上的有心人。一句话, 路在脚下, 有山必有路。

汪国真在《山高路远》一诗中, 写下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之句, 旨在告诉人们: 人生之路再长, 追求者的脚步都能将它丈量; 困难之山再高, 奋进者的双脚都能将它登攀。每个一心向前的人, 都会在不解不怠的追求中, 将平淡化为激越, 将苦涩化作甘甜。

《西游记》八十回有载, 唐僧一行走在路上, 前头, 高耸入云的山, 气象森森, 挡住了去

路。三藏心惊, 问道: “徒弟, 前面高山, 有路无路? 势必小心!” 行者笑道: “师父这话, 也不像个走长路的, 却似个公子王孙, 坐井观天之类。自古道: ‘山不碍路, 路自通山’, 何以言有路无路?”

是的, 山不碍路, 有心自有通山之路。尘世之间, 只要心有所向, 不轻言放弃, 所有的艰险, 所有的障碍, 都会匍匐在行者的脚下。

这山野, 不止有流岚缠绵、山花烂漫、山鸣谷应, 更有风雨沧桑、雄关险隘、历史烟云。与山共情, 便有了磅礴之气。

有从山里走出去的人, 就有从山外走进来的人。无论是走进还是走出, 只要他们有缘于山间, 浸染过山野的浩然之气, 便注定会拥有安然自在的心境, 永恒博大的胸襟。

山, 永远是丰富而多情的, 它们演变成多姿多彩的大理石, 演变成古色古香的木雕, 演变成解乏养神的红茶绿茶……恍然间, 我听见山路之上, 山林之间, 山民们热切的

呼唤, 以及山和谷应的倾情对唱; 或者, 偶尔与老屋默然相遇, 偶尔与千年门楼无言相对……



又是一年槐花开

□ 胡正彬

故乡人在新村奠基的时候, 一定要在村口栽上几棵槐树, 作为入村的向导, 也作为村庄的见证人和守护神。每一个村庄的历史, 都记在老槐树的年轮里, 老槐树的根, 就是离乡人的根, 不管走多远, 不管走多久, 顺着这条根, 都能找回来。

一个陌生的过路人, 不用打听, 不用看村志, 只要看看村口的槐树, 就知道这个村庄的大致年龄了。

有了这几棵槐树, 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要不了几年, 故乡的坡上, 岭上, 山沟里, 河堤上, 只要不长庄稼的地方, 都会长出槐树, 不是人们刻意栽种的, 槐树会借助风的翅膀或者鸟的翅膀, 播撒生命的种子。

每年农历三月, 故乡的槐花一夜之间就突然绽放了, 一觉醒来就槐花满天了。远远近近的蜜蜂都赶来了, 嗡嗡嗡嗡地唱着, 快乐地忙碌着, 相互竞争又互不干扰。

时间不等人, 采花趁花期, 村里的孩子们全出动了, 大的扛着长竹竿, 小弟弟小妹妹们拿着袋子, 一路小跑, 跟蜜蜂竞赛去了。

举起竹竿, 伸进花丛, 一钩就是一兜篓, 装满一袋子, 就派一个人背回家, 来回都一路小跑。

拾花的过程, 还不耽误工尝鲜, 用舌头舔舔花心的蜜, 香香的、甜甜的, 香是清香, 甜是甘甜, 难怪蜜蜂们这么喜欢。

碰到大树, 竹竿也够不着, 就要上树, 当仁不让的, 是男孩子们, 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 都要上, 不能让女孩子冒险, 这是男孩子的长处, 也是男孩子的担当。

外地人吃槐花, 图的是鲜香, 刚采回的槐花, 立即就要吃的, 蒸着吃, 炒着吃, 油炸了吃, 包包子吃, 凉拌了吃, 各种各样的吃法。老人家却能沉住气, 把新鲜的槐花拿清水洗干净了, 再用开水焯了, 放在铺了布的房顶上, 晒成干菜, 收藏起来, 慢慢地吃, 想什么时间吃, 就什么时间吃, 能吃到过年, 能吃到又一年的春暖花开。

我们老家吃槐花, 也有多种做法: 槐花炒韭菜, 一清二白; 槐花炖豆腐, 一锅纯净; 槐花炒小虾米, 红白喜人; 当然, 也能包包子, 也能炖腊肉。干槐花像一个人格随和的人, 跟谁搭伙, 都能和谐相处, 既不破坏你的风格, 又能保持我的个性。就是不跟任何菜搭配, 单炒槐花, 也是一道美食, 筋道, 有嚼头, 有黄花菜的感觉, 又异于黄花菜的香味。

在外地, 每年的花开季节, 也能吃到槐花, 刚入口的鲜香是一样的, 但嚼到最后, 似乎少了点什么。多少年后, 我终于明白, 少的是故乡的味道、儿时的味道、母亲的味道。